

# 篤行六村四十年

■ 蔣維鈞

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，我在台北和鄭玉珠女士結婚後，卻未「成家」，一度調往台東，住縣府六坪大的宿舍，至五十一年七月，再調回龍岡陸軍第一軍團憲兵營服務。

初到龍岡，一屋難求，只好借住忠貞新村一戶以鐵皮蓋的矮老舊眷舍。夫妻倆帶著一歲多的女兒燕萍，擠在建地不到五坪的一間房，客廳兼臥室；房前一半是庭院，後院兼作廚房和浴室。炎夏如入蒸籠，冬天奇寒無比；遇到雨天，眷村大門內的廣場上，便是一片泥濘紅土。眷舍未裝自來水，全村共用廣場邊的四口大井，利用抽水機打水使用；還有麻煩的是，沒有衛生設備，必須上公廁。



↑ 民國94年12月，蔣維鈞（前排右四）八十大壽時，偕妻（前排右三）和兒孫三代慶賀後，到住家附近元智大學合影。

如此艱苦的日子，撐了將近一年，到第二年，長子榮先出生後，一家四口實在擠不下了，乃遷租龍南路一戶較寬的民房。

民國五十三年間，同事袁路大上士告訴我，他們眷村有間空眷舍，即託人向軍團後勤處打聽，並馬上申請，熱心的承辦人沈少校也很快地辦妥配舍公文，便在那年軍人節放假日，搬到篤

行六村一戶丁種的眷舍。

篤行六村裡計有四七三戶，其中二百多戶，是政府早期所建；其後陸續就眷村空地，再分期建了近百戶，所以屋齡差距很大，相當雜亂。篤行六村丁種眷舍也太不了多少，不到七坪大，一房一廳，仍須上公廁，惟已有廚房、浴室。小兒百先出生後，一張角鋼雙層床舖睡五口人，感覺更擠。因此將廚房移到後面沐浴間，原地改作主臥室，角鋼床就全讓給兒女了！

民國五十七年一月，奉准以中尉退伍，並獲得輔導會的輔導，順利就業，但工作地點遠在台北縣石門鄉農會，來回一趟，計要輾轉趕搭六個多小時車程，生活很緊張，心情卻很愉快，因我出生四川農村，像回到家鄉，感覺很親切。總幹事黎金鈺先生也是出身農村的種田人，見我工作認真，勤勞篤厚，到任才兩

→ 民國五十八年的夏天，  
蔣維鈞一家人在篤行六村眷舍  
門口拍攝全家福。



年，就調我擔任辦事處主任，兼管倉庫；由於當時信用業務尚未發展，鄉村型的農會多有賴供銷部，政府委託業務支持，所以倉管人員的責任重大。

爲了改善居家環境和生活品質，決定以退伍時領到的六千多元保險金，把前後院空地鋪成水泥地，原來的竹籬笆也改爲磚牆，再加蓋個簡易的磚造小廁所，空間就寬敞多了！至民國六十二年十月，我改調中壢市農會服務，全家人一

起生活，工作也順心，無形中又減少了許多煩苦與牽掛。民國六十二年，就手邊存了多年的一點積蓄，將後院空地加蓋二層磚造樓房，此時政府為眷村接裝的自來水和抽水馬桶工程，一切順利，三個月後完工。如此一來，一樓有客廳、臥室，後院有新蓋的廚房、浴廁；二樓兩間房由兒女三人分住，家裡也添購了冰箱和電視機，生活狀況進一步獲得改善。

在民國八十九年間，篤行六村眷舍合併自立新村改建專案，至九十三年三月新建國宅完成之後，我們申請配售廿八坪十四層的國宅一戶，終於圓了四十年的改建夢。可惜，仍有不少的老鄰居，未及圓夢，人就走了！

自忠貞新村到篤行六村，住在眷村四十餘年，兒女在那裡出生、成長，完成高等教育，分別就業、婚嫁，各住在龜山、台南

及平鎮等地，都有不錯的成就。回顧卅八年五月，自大陸隻身隨軍來臺，十年後結婚，由一人增成二人，如今兒孫也隨歲月成長，祖孫二代居然增至十五人，我亦已年逾八旬！一路走来，無怨無悔，知足惜福！眷村對我而言，有如保母，情深義重，大恩更是不敢或忘。

民國九十三年四月，我們將篤行六村老舊眷舍，交還陸軍第六軍團不久，就被拆除整地，一時之間好像失去了老保母，內心惆悵不已。不過，我們仍經常回去探視，追懷往事——只是每當面對那遍地紅土遺址，不免油然而起滄海桑田之感——

「灰濛水泥瓦，綠漆板土壁；窄窄小巷道，密密矮竹籬。守望相助，親似一族群；切切思往事，深深萬縷情。」